

和書門

和書門
類
一八七四七
二函
二架
六册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一八七四七
二函
二架
六册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747
冊數	6	(5)
函號	212	66

和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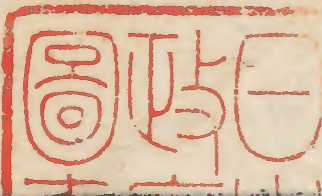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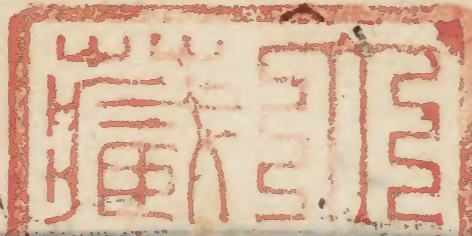
五



假寐夢卷之

古今心建寅

淺草文庫



先生曰三代定心月斗建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
 先儒往之論之紛然不出一途後人評定之主
 夏心建寅皆是蔡氏師專駁之者何須阿曰儒無
 師承各之逞意識私立新說恰似亂絲之無統緒
 貴表賤近尊耳呿目者世之通弊也公私黨于新
 說亦恐人之不肯焉余斥新說者主孔孟也從私
 後儒者不如公是之孔孟夫人道之季康子

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後有蠡何也孔子

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蠶者畢今火候西流司曆
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
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平輅括指所謂夏之
時謂以斗杓初昏建寅為歲首也夏以寅為人心
時以作事當以人為紀故取其時之正與其今之
善以告顏淵告以夏之時正則殷周之不正可知
焉有取者有捨者二心之行于其世也昭梓慎曰
往年火出而吾見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
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

得天若火作其四因當之雖異三四五名俱謂辰
月也孟子謂梁襄王曰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
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
矣周之七八月者今之五六月也公欲立夏正之
說復先錮孔孟梓慎之口始得焉先生曰以三心
為歲首起一月二月之數者自寅而始其證甚多
阿曰陳新安註王正月曰心謂正月也不曰一月
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矣既以正月為一又
自寅起數則有二之一也林堯叟曰孔子作春秋
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心朔候行於天下

也周心建子心月子月也無事書心月者謹始也
若其餘不書者皆脫落耳後公之言則每歲合以
三月作一月不然者何先生曰論建子事實者無
先於書金縢云秋大熟若據于周心禾未可熟為
夏心也明對日書文不明也公只古紙堆上計其
文未辨其義也周之季秋者命之孟秋也禾之實
固其所也文云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云之天乃雨及風禾則盡起二公命
邦人凡大木斯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矣初大
熟者因季之大體言後大熟者以其全熟言據詩

言之大體者實穀實秀之時也全熟者實穎實粟
之時也以初大熟為全熟拔大木之猛風何不墮
實之有大氏禾之遇風未實則為虛穀全熟則盡
墮落後大熟字下得有味年之目擊吾不疑焉
先生曰隱公三年四月鄭祭是帥師取溫之麥秋
又取成周之禾周之四月者今二月也麥未熟八
九月者今六七月也禾未熟取之不足用為夏心
也昭阿曰公只讀孔孟之書不通孫吳之學宜失
有疑於此說林氏註之曰麥禾未熟祭氏率師芟
蹂之也夫祭仲者鄭大夫擁大兵臨於敵境非秋

麥禾者或挑彼誘彼或害彼飢彼或使守將疲于
奔命等皆兵家致彼之術也本邦戰國之世往之
用之蹂若藝田薙棄麥作是也非補兵食之不足
取者收奪之名也又為易之詞又力得之也林氏
以芟蹂解之得左氏之意問莊公七年秋大水無
麥苗周初秋者今五月也不可有麥苗非以夏心
我阿曰公以為麥之苗也言五月初洪水出于平
地上沒熟麥及五稼苗也今視種麥者八月時心
後下種遲者至于九十月下種則無何而生其芽
無出歲者九月麥苗真一笑具也問僖公五年八

月晉侯圍上陽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
曰何時曰童詒云丙之晨竜尾伏辰均服振之取
豨之旂鶉之賁天策焯火中成軍豨公其奔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鶉火
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豨由是觀之
夏心也非指子曰梓慎曰夏數得天卜偃亦同之
故先舉今之九十月戌亥月後舉周之十二月愈
見與夏心相對證建子之周正耳問同十五年秦
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蠱之貞卦風也

其悔卦外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
 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因樹結實而知非周心
 矣曰夫果之結何必一定也有夏熟有秋熟有冬
 熟然而藥家取藥材云春皮夏葉秋實冬根矣宜
 夫其有疑周之季秋者今七月也果結之始也同
 于前金勝未大熟之例且歲云秋也以下皆期後
 之詞候如言候已屬秋矣應落實而後取其材落實
 與實落義全別也不足為夏心之證焉問同廿一
 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廼周之夏者今之春也因知
 非建子曰大凡龍見而雩豫為穀祈雨者也林氏

曰雩不得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故加
 以大字至于七八月祈雨非聖人之意臨渴穿井
 之類也問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傳云寒過節
 也由是觀之可道夏心不可道周心如何曰公誤
 讀過節之過字為過不及之過故有此疑過失之
 過也雖氣候寒得雨則必溫也先是未嘗見冰今
 年正月雨而木盡冰時未可寒而寒言過節已甚
 問曾指曰暮春者春服已成又云浴乎沂風乎舞
 雩周之暮春者今正月也豈可浴風哉亦有說乎
 曰齊魯者與朝鮮東西相對本邦之址也吾見北

陸寒氣之至早於洛中而退亦速也自十月之初
 而雪埋屋宇無地于著鞋至于正月漸次消至于
 仲春則消盡暖氣相繼而至所謂和煦之時也相
 傳所浴沂水者溫泉也理宜然時已和煦也服亦
 成矣當披服携童浴乎溫泉了乘于舞雩壇上之
 風也若以為今三月則應謂夏服已成不應謂春
 服已成已字指過去之詞看語勢而可觀焉先生
 曰晏子白齊景公言巡狩述職無非事者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如周正則春不可耕
 秋不可斂夏正也决矣阿笑曰為王侯之貴身親

聞其會計自補不足助不給乎春耕秋斂者自上
 世尔泛攀其故事以教施恩惠於下民而已非言
 春齊其月秋齊其月也具讀書眼者自識之先生
 曰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以今思之如九十月不為寒甚民
 不病涉因知非建子阿曰朱子謂農功已畢可用
 民力又時將寒沍有槁梁則民不患於徒涉者是
 也恤民之寒苦豫成之備耳須寒苦之逼俄造之
 恰如向敵作矢也非聖人之意

評林和靖疎影橫斜句

復阿一日讀雜書載林和靖隱孤山有梅花詠云
衆芳搖落獨憐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
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枝共金樽歐陽
公極賞疎影暗香一聯黃山谷謂雪後園林纔半
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歐公何緣棄
此而賞彼楊升菴曰葦航紀談云月黃昏謂夜深
香浮月為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夜半後陽
氣用事而花敷葉散香不獨梅也虎閔云橫斜之
影實清水之所寫也浮動之香寧昏月之所閔乎

余謂疎影橫斜如水清淺此句譬喻之言而非
實有清水也暗香昏月句述其形容如葦航之解
虎閔不知而妄說可笑也吁怪哉粗人之說詩和
靖頗肝膽寫梅真豈料為後生被破裂矣歐公賞
之者見寫真妙也以山谷評叨加褒貶詞是何所
見也大凡人之取捨詩歌皆從其所好優劣不可
定焉其人狃然况其凡乎品題如圍碁相撲者安
也楊升菴引葦航紀談者以為得其意也於是見
楊氏之不會詩俾和靖起於黃泉必返袂而泣也
錄生非虎閔是葦航是何妄言也先生曰歸所見

可得而聞乎曰吾熟味一聯合言疎影橫斜月黃
昏暗香浮動水清淺却言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浮動月黃昏錯綜之交織之者其用意豈其易
我當月之黃昏疎影之橫斜印水之清淺不言樹
而見樹之孝古遇水之清淺暗香之浮動映月之
黃昏不言花而見花之滿枝浮動自水來橫斜自
月來以此茲彼以彼揮此之彼相對境智相融於
是梅之精神一吐奇可謂和靖寫得梅真極其妙
也歐公之賞焉宜夫

佛生日辨

先生曰嘗閱一書云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者其
來尚矣一日讀遵生八牋引玄樞經云二月初八
日乃佛生日也周以子月為正月今十一月也莊
王九年四月初八日釋迦生自子至卯是今二月
也今不知者不考歲首建亥候以四月為成規何
其謬矣由是觀之以佛涅槃為二月十五日者亦
謬也與二月者周建丑月而今十二月也古來以
謬為正不疑者多是亦其一也復阿曰玄樞一謬
八牋受之何人受八牋謬以至於公恐萬代傳虛
不可不辨焉匪但玄樞主儉史錄費張房三案錄

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第五主莊王九年癸巳歲四月八日乘梅檀樓閣現白象形後堯率下降中天竺因迦毘羅城刹利種淨飯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于廿一主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夜於拘尸城入于涅槃降誕及入滅共用周正匪唯謬月係世謬矣唐法琳辯正論引長謙記云佛是周第四主昭王廿六年甲寅歲生五主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滅度矣周書異記并漢法本內傳及法王本紀等說不差丕攀周其月夫佛經之至于中華者自後漢明帝也後歷代天子每翻梵經

勅建譯場三取銜有九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二證義坐其左其譯主評量梵文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讀梵文驗差誤四書寫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五筆授翻梵音成華言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八刊定刊削欠長定取句義九潤文官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譯潤色不得欠一人必撰其人譯者傳言也又易也變易梵語同華言俟如今通事只傳彼方言以此方言而已其通華梵譬如錦綺背面雖異其華是一背面俟如華梵之殊其華是一佛

意同也譯主云之六則譯語者言某月某日云云證
 義評量之證文驗差誤書寫起算之而後筆授受
 之書以為此方之二月十五日入涅槃四月八日
 降誕譯主只知彼土之日月而不知真殷周秦魏
 隋唐等別自前漢太初元年以來不改建寅心翻
 經律論等皆後漢之後也世以當時日月記之何
 遠尋周建子之日月哉無稽之妄言也宿曜經云
 唐以建寅為歲首天竺以建卯為首角氏心箕女
 室婁昴觜鬼星翼是其序也以唐準之二三四五
 六七等是也因知涅槃者彼土之正月而唐土之

二月降誕者彼土之三月而唐土之四月矣西行
 歌云同者花下丹而春死奈年其二月望月乃胡
 呂者盖有所承也

曾指浴沂

先生曰子路曾指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

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
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
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指之學蓋有
以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其所
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捨之為人之意而其
胸次悠然直契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於事物之末
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深許之矣誠異三子者
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所謂狂也身遊于聖門侯
有如此者宜哉異端之有狂態今時學者好高如
人游心千里外身却在此悲哉聖學之不傳矣復
阿曰吾觀此一章殆似連歌自發句至大尾百韻
之中或春秋實事或戀慕哀傷或神祇釋教等無
量雜事結成始末就中據依于前句不得轉換者
名曰輪回雖有佳句不取焉以出於意外為好孔
子有發端誘引向子路接以戀慕句冉有公西華

依之、後之、至於曾指、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匪但
離輪回、向亦新奇也、宜哉孔子之獎之、夫子路之
千乘之圖、冉有之方六七十、公西華之小相、之戀
慕、僅不出區々之邦域、可憐其言之不及于萬乘
戀慕、只如斯而終于不逢矣、昔朱泚漫學屠龍於
亥離、益第千金之家、三年伎成、而無龍之可屠、可
惜不使他施其伎、第令果其情素、亦唯是千乘非
孔子欲濟渡四海之沒溺、大慈大悲之本志、吾聞
之矣、霜態之穿穴、必稱其甲、三子之甲、可想觀焉
又公之言過矣、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者、聖人

之事、而非曾指之、不上其地位、與夫三子差肩、其
所異者、狂風而已、見曾指後、以下文而可觀焉、可
謂龍頭蛇尾也、又謂無為人之意、然則定性、聲聞
而非回心向大焉、得與天地上下同流也、孔子之
取之、獎之者、其胸次洒々、超於世情、言句亭々、出
於格外、思不出其位、心不倚那物、與不覺觸著其
感懷也、若夫地位氣象、則非所論也、議今時學者
亦非也、余熟看今時學者、其所樂欲、不出一二百
斛之量外、何高之有、若惡其好高喜汗下乎、若喜
之不知不學聖道也、所謂峻至于天者、何二帝千

萬里也僅以游心千里為高遠要只不好高也公
之是者吾非也吾是者公之非也請質諸天矣
一世即三世

須阿曰孔老二聖者教人以現世不說過去未來
佛者教以三世見其迹則異也會其理則同矣所
以云何三教聖人覺三界唯心了萬法唯識設教
建言引揖凡愚要只欲使之歸自性本源也夫佛
之立十界以一心為中外列十界猶如河圖之立
中宮洛書之立皇極一九七三等之羅列於方隅
一點統五十一心揖十界吾看大學自致知格物

至于脩身自脩身至于平天下以身為中以擬於
現在則致知格物業者明之德之事所謂過去而
上求菩提之道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
所謂未來而下化衆生之法也能於脩身上究得
此道則下不隨於四惡趣也昭且進去則上超昇
于五善趣也必矣人之為人難一念迷則為鬼
為畜故就現今專教以人道故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貢問死者有知乎
無知乎孔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不孝之子
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莫無知非今之

急後自知之易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又云通晝夜之道而知者謂窮生之本源而知其落處也夫易之為書以太極為本太極有一動一靜而生兩儀二二生四象三三生八卦之生六十四卦生之變化不離太極之生者如來藏也動靜者生滅門也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梨耶識謂諸衆生取為我故良以真如不守自性隨熏和合似一似常故諸愚者以似為實執為內我我見所攝故名為藏此識有覺不覺之義一切衆

生不名為覺念之相續未曾離念一切心業識之相皆是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不壞由是言之神識之流轉候如卦爻之往來譬乾初爻一動而為天風姤則姤者現在而乾者過去也姤之上爻動則之卦為澤風大過非未來而何年月日時皆爾須知聖人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示吉凶悔吝寓勸善懲惡之法而冥明三界唯心之微旨孔子之明知之而不詳說者恐人之徒期再生而

緩子臣弟友等眼前的人事也吾欲言死之有知
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者是也俗不子其
微旨至于貧富貴賤吉凶禍福壽夭賢愚歸罪於
天命不知依于因業之善惡深淨得今世果報之
身焉自業自得之報雖大小天命不可奈之何侯
如今京兆少尹捕獲犯殺盜淫及火人之廬舍扶
人之惡逆打博夾畜游女等制禁者則從罪之淺
深施刑戮有輕有重雖大小少尹不得奈之何也
先生曰於師之說無二致愈知儒教耳而足矣二
教之不足用矣阿曰非也今若良將之伐敵國特

己智勇與之因不議乎與同族不圖乎捨副將列
校乎已軍監叅謀乎用小軍乎將太衆乎中庸云
今夫天斯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係焉
萬物表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
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室藏興焉今
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鱉生焉貨
財殖焉皆云多則少之不可不知焉所以吾憂教
人者之不多公惡其多恰似商賈之恐己之商不
沽惡他之商賈多巫鑿之恐己之藥不沽惡他之

鑿師多忍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稽于衆舍己從人者帝堯也其如斯者其心固天公也無我也若掉我他彼此之見諱一己之善廢他之善法斥他之至理安得名聖人今俾堯王起於九原則必歡喜踊躍從乎吾教也又要勸據于吾法以儒流之排斥誹謗者真藥石也不修戒定慧不開心法眼深著六塵沈冥三毒不能出離不得解脫荷名械負利鎖甘處於凡地非病人而何惡藥石不服之其病不愈不遑病自己病安得拔濟他病設又委罪於末法不可代于其苦况於他人乎先生

輒然曰師言必立三世論因果報應者何阿曰世聖資少而愚不肖多不信因果不怖三世故日夜造惡業無所忌憚俾官無遑處者為之也吾教所以立三世論因果者欲人之止惡非力善事也孔子之筆削春秋千言萬語只是勸善懲惡而易之言吉凶悔吝亦只如斯若不然不如默矣

蘓生并輪回

先生曰佛經未至于支那之前蘓生者多不語地獄天堂其語之者後來佛經至于支那之後夫以耳熟於地獄天堂說心著于佛陀菩薩也摠妄說

而已復阿曰佛於一心法界別十種而今後吾子
言姑論人道未聞佛說時有卒然死者其魂登之
乎昇于天堂其鬼決之乎墮于地獄或遭好因緣
或有宿善感而有蘊生者語其天堂相傍人必判
之曰形者苦之所依也死者既離軀殼得樂境宜
也見獄相則說以苦相傍人必判之曰鬼鬼未離
形體遭苦境宜也兩條俱妄夢也及聞佛說始知
彼夢裏之苦樂乃是地獄天堂之相矣夫人無不
夢當夢之時或為王侯貴人或為卑賤奴隸或為
不遇瑣尾之身或為左迂流離之身或意外上仕

途循次進官位或立功受重賞因勤就厚祿或為
魚戲于水化鳥翔于雲等各其軀殼而非當人之
身夢裏之心身必取苦樂之境當于逢兵杖之急
難通水火之燒溺等苦境現前則心抱無量之怖
畏至于混身流汗膽落失心自己親受之非他人
之関焉當于逢酒食之歡合得男女之淫樂等好
境現行則心懷無比快樂至於現前受榮身心舒
暢自己親受之非傍人之獎焉當人不知是夢以
何得之是乃日夜妄想善惡之所熏釀及過去所
經歷現於心王之室鏡也覺後始知是夢中之事

於是苦樂揔廢矣故云有大覺之人而知世之大
夢矣因知命根已盡其神識因所造之業受地獄
天堂鬼畜等之身而有苦有樂莫那夢裏之身
搖無異者矣亦非燒則為灰埋則為土的現今身
身也會受憂喜苦樂者皆識神而非四大假和合
身則知宋儒所謂人死之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
雖有剝燒春磨且無所施是以冥府十王不足信
也之非焉朽滅者有待色身也猴如驛舍神識者
主于色身者也猴如旅客云云去後不顧驛舍之
被水火風災神識去後後其業感受地獄天堂及

牛馬六畜人道鬼道身展轉而無止亦猴如旅客
過此驛了止宿于彼驛也法句經云精神居形內
猴雀藏餅中餅破則雀去矣棧嚴云如人取餅塞
其孔滿中擎空千里行餉他因可觀識蘊之丕屬
于四大也生遭于在殺含冤恨者死後申訴於天
神地祇得其許與復其仇者或不出時明或不出
年月或不出一世或換世或有延及于歷世者雖
有遠近遲速無不復之史傳所載無世而無之匪
但異域書策本邦事迹不可勝計已有天神地祇
正其曲直不其善惡者昭之可觀馬因知地獄天

信實抄卷上

七

堂之有其據矣明姚少師廣孝曰輪轉生死釋氏
有此言方策所載者不必說據目前所見者而言
本朝洪武廿四年八月河南府龍門南司牡丹被
夫踢死其魂徑到薄姬娘之廟中在內伏侍三年
後借本處袁馬頭死屍還魂時懿文太子往陝西
駕回至河南府官啓還魂事太子回朝奏太祖高
皇帝遂遣內官取來廷問其實賞賜鈔帛有旨令
兩家給養天下之人所共知者矣心稱遊魂為變
之言矣經云一切衆生後無始來迷已為物失於
本心為物所轉眼見耳聞根塵相障礙大小隨其

心佛就衆生之心體立十界則十界依心固不出
此心量未知此心者不足與議

妖由人興

先生一日攀陳北溪說曰大氏妖由人興允諸般
鬼神之旺皆由人心興人以為靈則靈不以為靈
則不靈人以為恠則恠不以為恠則不恠程伊川
母侯氏大原孟縣人居于廬陵家多恠家人自母
有物弄扇母曰熱耳又自有物擊鼓母曰甚推後
家人不敢復言恠之亦不有見恠不為恠可謂有
見識者也復阿曰家無白澤圖有如此妖恠好事

不知無况於不好事乎陳氏欲破妖怪說而立此
說可觀不得為無妖怪惟夫妖怪有依草附木精靈
乘人之虛闖之弄之有天神地祇之示人或示今
日之惡業將生未來或示過去之罪愆將發善業
亦宜齋戒不得看破其機耳昔太戊有乘穀生
朝伊陟諫之武丁有雉雉升鼎祖已諫之皆因灾
恐懼又能容其諫言側身修行而其興勃焉又按
左氏之本末非徒設其言曰妖不自作人棄其常
則妖興常也者善法之順理也要只欲人自自省
察力修善事也俗以無而忽有物為奇為怪蓋以

眼前的事物為奇為怪鳥之翔于空中魚之游于
水中吾人之言語思惟草木之枝葉花果豈不奇
乎不怪乎地之載萬物天之包四海日月星辰之
麗天不墮風雨霜露之以時而下春夏之生長秋
冬之收藏陰陽之屈伸鬼神之變化不亦奇乎不
亦怪乎虛空之包羅之使_之不出不入不墜不崩
不亦奇乎不亦怪乎三界唯心也萬法唯識也經
云空生心内如片雲點太清又云色身洎山河虛
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若能了妙明真心疑
團搃解諸般鬼神人以為靈則靈不為靈則不靈

非也請問有猛火于茲人以為熱則熱為不熱則
不熱為非熱而投之乎又有鴆毒于茲人以為毒
則毒為不毒則不毒為非毒而食之乎晉景公之
夢大厲陷廁而卒晉庚亮之誅陶稱見侃而卒等
古記載而不絕焉雖欲不為靈而得哉造業者因
也安得無果報宿福有餘則鬼不得取之疾如氣
體克實則邪氣不侵焉若宿福減者其殃不回踵
疾如邪氣乘虛入也一念之惡神後之一念之
善神後之恰如影之後形念已現行善惡之報
豈其可免哉

三業空

須阿曰殺盜淫三業心輪回之本也若不斷之設
有禪定智慧却為魔魅助不可不恐焉先生笑曰
業性本空也何輪回之有若為魔魅助則不可名
禪定智慧阿曰空不自稱空公計為空所計者有
也非空姑許計為空公常見空之殺人殺物盜人
之貨財淫人之婦女我空若行三業只是造業也
不可名空焉塔梯大於諸梯去皮捨福日晒夜露
至乾內窟中待生白霜乃取出謂之梯餅生熟名
同澀甘甚別也修禪定智慧亦復如斯不盡底究

源真偽相混觸機妄動一念之妄動三業之本而
輪回之始也要只待生自霜而已

蕁敵羊酪

先生曰說郭云太康末陸機與弟陸雲俱入洛詣
侍中王濟云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答云
千里蕁羹末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末字誤書為
未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
干復阿曰吾不信焉時人稱此答為名對者向中
有餘味也云蕁羹及鹽豉是敵于羊酪何意味之
有且改晉書文字可謂過矣蓋以知末下名誇于

後世也推機之荅意可言吾吳中蕁羹之末下塩
豉而其味之淡薄可以敵于羊酪當於其下塩豉
迫此于羊酪之上非同自談末下塩豉四字合無
窮意味故時人以為名對也後人擇之

知行合一

復阿曰明有王陽明者一時之山斗也看孟子說
良知良能始發明心事名術以心學示徒以良知
立知行合一之說萬曆中慈溪馮貞白著求是編
駁數陽明說肇陽明說云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
己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己自有知在世間有一

種人任意做去全不解思惟省察所以說箇知方
統行得是又有一種人懸空思索去全不肯著實
躬行也所以說一箇行方統知得真是乃古人教
養說語也今人將知行不作兩件做去以為必先
知了然後能行故先講習討論去做知的工夫待
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終身不行又終身
不知不是小病痛所以我今說箇知行合一矣貞
白者尊信朱子人也舍他將知行不作兩件說暗
指朱子攀朱子數語明其不墮于一偏且引易及
孟子證之曰易以乾坤不易知簡能孟子以不學

不慮為良知良能是可見知行本體原是兩件然
易則先之以易知而孟子又先之以良能是又可
見知行雖是兩件而又不可截然不為一先一後
也熟察其意子徒欲蔽朱子兩件之弊也蓋拋却
朱子陽明之長短擺撥我他彼此之粗執就自己
身上思惟一般焉知之屬于心行之屬于身知之
在先行之在後誰不知焉何須論辨吾見古今學
者無不依於往書上自三皇五帝下及唐宋元明
其載籍之多隨不讀之讀來讀去無有了期唇竭
而其紙不盡心困而其欲無窮多記言句廣識名

又深

十三

物向于古紙堆上生種之，久別入於葛藤叢裏，增
無量智解，有閉戶掩關杜絕人事，似蠹魚者，有專
記誦詞章，吟花嘯月，空一生，有以博聞強記得名
譽揚之，自得據書逞我慢，諱解倍執，非人是已，認
影響計為真實，居于師位不疑者，有以義學成名
面假聖賢，心畜偽妄，口玄辯身，格式集黨，結與者
有快張舖面交易，斯道將孔子之命來活計者，甚
者至于手執孝經，睥睨父母，口說仁義，密行偷盜
是併取以王氏之有合一之說也，適有志于斯道
多妄知而不真之也者，良也，良知者如明鏡，美惡

無隱曲直無揜知，外無行是謂良知，行外無知是
謂良知，非無一毫人欲之私間之雜之，安能至于
茲若能合一，何憂不至于斯道，疾有三惑在，聳公
曰色法如影聲法如響，但以影響指陳，未足封為
真實，故指非月也，言非道也會道亡言見月亡指
雖然陽明一時特偉人也，合一之一方正書與之
藥石也，雖少苦于口，不可不服，無護病而忌藥好
一
蟬鶴問答
木島有一老松樹，今秋有蟬鶴同宿，各演自己樂
處，蟬曰：吾與你同，天地萬物之一數，陰陽二氣之

生成也宜同等見來不然生同而有卵化之別成
同而有大小之別口同而有飲啄之別飛同而有
一林四海之別命根同而有千歲一時之別同是
生類而有子孫有無之別其別如斯而今夜同宿
可謂奇遇也熟聞你語於吾所見聞更不疑焉所
未見聞者非無疑也謹請垂教鶴曰善我問人多
不疑之者無信因信生疑因疑發其衷不疑則
不違雖等覺薩陞不得窺極聖之域况於任行向
位乎况於凡夫乎物皆如此非其境界也太抵物
有同異有本末見其末則自天地山川至于草木

禽獸一切有情非情各各異也一體之中已然况
於異形乎况於異類乎推究其本則無不同只是
一真實相也故曰一非一非同非異亦同亦異孰
一不化孰末忘本妄見之所成也亦別之所生也
請止你鳴止你思想止你亦別止你安排空你心
頭止之而掃止之之意空之而空空之念然則
當體宗滅虛明歷之而後問將來蟬曰諾粵止定
于葉間者竟夜鶴以翯搖之蟬徐起定鶴曰這
裏有天地萬物陰陽二氣之別乎曰無有卵化之
別乎曰無有大小及飲啄之別乎曰無有飛翔之

遠近性命之長短子孫之有無乎曰無鶴曰你轄
 止妄念候如此况從來無妄病乎即妄之真之之
 外無妄即真之妄之之外無真故天地陰陽長短
 有無之增減無欠剩是乃寂滅現前也蟬合掌恭
 敬曰已乎已乎勿復言乃今得焉東方既白矣蟬
 鶴不翼飛去狂雲曰心無二心只是法心也性無
 二性只是法性也世俗之妄情執見似木島蟬其
 如此者法有大小偏圓之別乎教有淺深通局之
 別乎智有權實之別乎夫人擇之

些字

先生曰楚詞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云舍君之樂
 處而離彼不祥些沈存中曰今夔峽湖湘及南北
 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稍些乃楚人舊俗西域咒語
 末云娑婆訶亦三合而為些也復阿曰夔峽等人
 禁咒固荆楚之所為故云些朱子註之云些說文
 云語詞也所謂越于楚些是也搃無意義候如閑
 左人句尾云佐西海人語末云於云婆於至于娑
 婆訶不然法藏註心經菩提娑婆訶云娑婆訶梵
 語此云速疾也謂欲令前所行速疾成就一師曰
 菩提是道娑婆訶是行悟違本性即是道行又曰

復蘇林

計休

菩提言了娑婆訶言見了見本心云菩提娑婆訶
由是言之非語助文字也明存中欲以博識誇于
後世乎說不可容易也

狂雲受戒

狂雲子就復阿受五戒併斷肉先生笑曰孔子曰
酒只無量不及亂飲必有禮古來行之禁之者何
荅曰戒者為聖人非設之為凡愚也余未至於聖
域故力禁之非不旨飲則醉之則亂程子曰非惟
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澁洽而已可也
吾今見飲燕者澁洽而止者千無一二或色變氣

粗或放言綺語或自讚毀他甚者至于汗席置座
相爭相惡借使不至于已甚佐酒以童男童女或
三線尺八或歌舞鄭曲不可聞焉不可見焉所以
仲丘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聖人已尔况凡夫
乎吾黨編民以歲時讀法吉凶官訟等相會始以
歡相合終以口舌離散見者驚目聞者駭耳取夫
輿儻之常態不足論焉詩云賓之初筵左右秩
籩豆有楚敝挾惟旅又云賓之初筵溫之其恭其
未醉止威儀反之曰既醉止威儀愔之又云賓既
醉止載号載呶乱我籩豆屢舞傲之是曰醉止不

長壽寺

附北

知其郵此詩為君子而說矣如斯故將終之日匪
言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不亦宜乎不若飲燕合歡不飲之愈况違于佛制
乎有酒則思有有則思友或往或來主客相歡
則不覺夜闌不知晷移主客樂之舍人憂之匪唯
不省之空再巨得之光陰豈可不愛哉匪唯自空
光陰併他人空之要只飲之失也方醉之時一向
似死人又無病而病又得病夫者多為人子有不
孝之罪為人臣負不忠之罪不辨是非則已既知
其非矣其可好哉依於法者欲違俗離塵其可飲

我併斷肉者何曰余昔受戒無何破之一戒已破
矣餘皆後之熟樵之依食肉也酒肉狎如燈油似
酒肉似燈心之之欲得油之欲得燈心二者不相
得則不爇光明也又狎如男女男似酒女似肉女
欲得男之欲得女二者不相得則不極歡樂也男
女之相思燈油之相須亦狎如此又併禁之者欲
省費也省費者何量入而為出也所入固有不可
不省哉余見人之假金銀不返焉者惡其不仁故
有無可返之術不假之願典酒買肉則所費多所
用無度則不得不假之則不得不返是故強省無

假
不
假
之
願
典
酒
買
肉
則
所
費
多
所
用
無
度
則
不
得
不
假
之
則
不
得
不
返
是
故
強
省
無

用之費欲不空私願也。又有隨不惠下之願省得一錢則施一錢，省得百錢則施百錢。若不省無用，費則不得惠。他亦欲不空私願也。聞釋氏有五種淨肉：一曰不見殺，二曰不聞殺，三曰不疑為我殺，四曰自死，五曰鳥殘。佛已許之，不食者何？荅曰：請以譬喻明之。爰有一種鬼類，身如金鏡，刀杖不可壞，力如鳥獲，人力不可敵，飛行自在，不可追之。種類繁多，不可禦之。此徒橫行于此土，取人之父子兄弟妻妾眷屬等醢醢之燔炙之菹膾之鼎俎之充之晨夕，殮此土之人，力微劣，不得復仇。其懷仁

義心者，豈忍見之哉！相與就死地而已。禽獸魚鱉亦狹如此，繫絀之心，人皆有焉。一回返照之，則知其不忍矣。若其不忍，何問死生之秒？又世之生之皆有六親，安知今日之禽獸魚鱉不為異世之六親？又人食苟生，復食人，相互食，噉何有了期。冤對酬償，決不可違焉。罪業不可不恐也。吾子故受戒者，何曰先妣持齋矣？不幸得膈臆病及疾病而不破焉。余不堪其憂，哀求非時食飯飲酒。吾勸酒者，所食咸吐却而所止者，湯藥也。先妣察余之哀求，志許之矣。欲忘而不得焉。故受之以償哀求。

信實抄上

十一

寂案卷五

十九

之罪且莊嚴其報地也匪但如此儒家固以齋潔
教人禮記以為清明之德故將有事於天地鬼神
雖一日祭祀數日齋者齊明身心也文武之受教
誨周公之祈三王皆先齋因知雖不合于凡情自
然稱于聖人之意也酒池肉林者殷紂之所樂惡
酒蕩膳者神禹之所是也非顯然也何如

飲食男女

先生謂須阿曰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矣故儒
門唯節之而已吾子後胡法專禁之我今見世間
雖依于胡法者不必守一隅師獨後其偏者何須

阿曰公之所諭欲之一字兼盡之夫後欲者似易
而難似樂而苦也從不欲者似難而易似苦而樂
也從似易而難者不解苦集滅道也從似難而易
者親解苦集滅道也大凡見世人坐在苦中而不
知其苦恰似醉酒者之不知醉若夫男女之欲則
三界輪回之本六趣沈淪之根也其為苦不可勝
計凡愚者不辨之靜心觀察始終成壞少知之其
不知者情欲熾重也又夫酒肉者重而其費多素
食者輕而其費少二者易足而多者難足勢之必
至也其難足也欲從之欲心僅萌則求後之求而

不得則恣後之已得之則驕奢後之不律破法之所由生也任情用之則前生之福祿無何而竭福祿竭于我身則子孫必衰弱也崇高富饒不可恃焉智名功勳不可伐焉天人必逢五衰之日強弩之極矢不穿魯縞者乎今見草木昆蟲有一季而終者全一年有保百千歲之久皆由其種子果報必有命數也若吾能仁氏久遠實成古佛積功累德及降而為太子出王宮入雪山苦行六年遂成大道始自拔提河終至于涅槃三衣一鉢頭陀長齋種無量福田下無數善因遺之於兒孫善因者

何曰三寔是也福田者何曰布施是也匪只佛在世延及于今日經云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不任色布施不任聲香味觸法布施不任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復菩提曰不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托本根於三寶流化源於無窮實三界之大師四生之恃怙也故一觸於無緣之大慈則擔無比之恩德因列于兒孫之班者親之戴之自涅槃來二千餘歲何翅五天之間支那也三韓也日域也無歲而不祭無日而不享是併宿福之餘慶

乎先生曰然然而吾熟觀據胡法者多不如師之
所說吾徒之好排斥者咸言釋氏者名聞之要津
利養之巢穴也二者相為表裏為名者要利也為
利者立我也上無父母之受供養下無妻子之承
家督而設種種之方便誑惑癡人欲廣檀門積資財
盡心竭力克其所欲從事於吝嗇做得至于命終
其要底事也動使徒弟爭金銀又有一等流類為
名聞力費假儀做得似佛法亦猴如塗敗器以丹
腹請師勿說布施人拯不知無住相咸言欲使人
捨欲已取之也復阿曰公等之排斥者實吾徒之

幸也雖然有可議者擇攀非則無不非者擇攀是
則無物而可捨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叢朋拯萬谷百川而有
巨海之名載寸草尺木而有大山之名山者撮土
之多也海者勺水之多也勺水之外無海撮土之
外無山大樂者隱惡而揚善孔子者取長而捨短
皆聖人也異於公等之備我美言出乎仁心惡言
出乎不仁仁為小人仁為大人雖片言隻字其
所蘊可觀焉口業可慎可不畏我試使公等為吾
門之人涉跋於無量之世途恐不異于吾徒之受

誹謗昔孔子有三千之徒皆親炙於膝下直被過
化存神之德風化聞于世者不過于十數人其餘
無所聞若有可取者錄嘉言善行者豈有捨不記
哉於其無而知焉無其人况經二三世乎况於季
世乎語云舜有臣五人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天
下治拳四百州人才僅十人論其世則聖代論時
則正法其疾如斯况其下乎况於叔世乎雖叔世
吾法廣博也云顯云密云禪云律有維持宗細有
恢張教門不可議焉不可非焉議他人之非不如
正自己之非經云不說他人好惡長短

法弊嘆

須阿嘆曰孟子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可謂名言
也今儒流之見吾徒如平民者有他哉要只緇徒
之罪也先生曰然匪但吾徒之誹議編民咸言今
也一切賣買得贏餘者稀也只佛法而已阿曰何
啻佛法而已也諸方多崩必有所不也一軍之勝與
敗者功罪必係於一將一國之治亂者得喪必係
於一君責皆歸於吾徒者以吾教為諸方之砥柱乎
毛公曰吾今觀諸方堂舍者高大而守者卑卑汗

山林者繁茂而法樣多衰弊表實相裏虛妄口談
空_二身行有_二不修三業逞_二三毒_二不行六度依_二六
垢專世法而不據出世排格佛制而從官余盡心
於往來結好於交際盛貴假儀以掩世之見聞適
據于法樣名聞高於丘人我深於淵各_二張宗細
矜伐傳授個_二建慢幢術誇_二頻悟_二虛頭_二禪客不貴
行門粗解法師不通教眼諳證文字之誦殆乎為
今時也師亦起之乎復阿曰樹大則病葉必交流
長則清濁必混公之所議皆末法之弊也余亦疑
之有高推聖境負己靈有偏執教相閉悟門有實

特天真撥無因果有單特佛誓慶自行有執一法
塞他門有營現世無未來有修善法催信心有厚
飲食結檀緣各自有所據余未得定是非也毛公
曰有本性同外用異者冰生于水_二冰形異也玉
生于璞_二玉光別也聖生于凡_二聖心殊也其殊
也者出於修不修其別也者系於磨不磨其異也
者因於消不消有消融之水而後立即水之名有
磨礪之玉而後立即璞之名有修得之聖而後立
即凡之名名詮自性之義也大凡道即者相對而
立名焉凡之在凡何即之有按如不可道水即水

也今人咸謂凡夫即極妄即真本性同而外用異者耶非矣復阿曰佛有長者窮字之喻不自知耳

朋友

先生曰朋友之誼次于兄弟復由道義故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者少不可不擇焉故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貧者友其士之仁者先見損益必後其益矣以財交者財竭而交絕以色交者花謝而愛渝以氣交者氣耗而離以勢交者勢傾而易大臣戲謔以忘形骸尔佞以為知己長短相保是非相融久而敬者鮮矣要只不由道義也交

以血氣之徒一言逆其意一行戾其好則相拒如水火相惡如仇讎相軋相觸攀己之是顯彼之非美己之善訐彼之惡說其短蔽其長使人絕交貳黨情狀如此者為仁乎為不仁乎將輕薄乎復阿曰然是併其量之狹也其器之小也大慈大悲之士豈其可如此哉師友皆有恩有得之忘之者不若禽獸也遠矣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候恣友聲矧伊人矣丕求友生孔子之於朋友以可為標準以德相濟以道相成併道德相忘者真莫逆也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

遊觀

復阿曰世取以助遊觀者多餘不遑於論次夫人
好山水予亦好之大凡觀世之好者退四序之風
景引友一羣携童一隊依山倚谷假房舍就舖店
尋花木弄色香訪水石伴月明者其心多不在水
石取以佐酒食飲燕而與予好異也東坡孝居士
先於我得我志焉其言曰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
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寓之而成色取之

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吾與汝所
獎適也夫山水也花月也看取而不禁歸去而不
留寢之而不喜敗之而不怒相對久坐而無厭之
色起卧偃息而無沮之相仁者樂之而不為得焉
智者樂之而不為忻焉無心也無情也人豈然哉
屢行則厭之欲還則留之是則喜焉非則怒焉慮
上下顧左右欲語而不得欲默而不能語默妄情
也動靜各別也自始至終主煩客勞自他揔無益
雖名山名水有主人者輸于無名之山水也尚矣
孰惟之主山水消日子不知掩關謝俗客而觀實

惟我志也
其心多不在水
石取以佐酒食
飲燕而與予好
異也東坡孝士
先於我得我志
焉其言曰夫天
地之間物各有
主苟非吾之所
有雖一毫而莫
取惟江上之清
風與山間之明
月耳得之而為
聲目寓之而成
色取之

惟我志也
其心多不在水
石取以佐酒食
飲燕而與予好
異也東坡孝士
先於我得我志
焉其言曰夫天
地之間物各有
主苟非吾之所
有雖一毫而莫
取惟江上之清
風與山間之明
月耳得之而為
聲目寓之而成
色取之

相也百年計來三萬六千日而已况不及于百年
乎日月不待人轉眼便過去片言出口早成陳迹
了今生不了斯事而待何時

宰予晝寢

毛公曰語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槁不可朽也於予莫何誅註之者曰晝寢謂當
晝而寢講之者曰當白日且睡臥俗所謂晝寢也故
聖人誅之以志氣昏惰矣按瑯琊代醉商濠都氏
家藏古本韓文中有一說晝將作晝宰予四科十
哲安得晝寢之責若信此說當誅以驕奢不可以

志氣昏惰恐誤解也睡臥之說亦叵信物外閑人
姑措焉雖力從禮度者身非金石或感于外邪或
苦于內傷頭痛煩熱腰節冷疼氣體不佳則困臥
不擇日夜或取長途或被酒毒等亦不論日夜何
誅之有因知寢者指內寢非謂睡臥矣先生曰以
何證之毛公曰家語載孔子適季氏晝居于內寢
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
曰季孫不疾而問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
大故則不宿于外非致齋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
故夜居于外雖予之可也晝居于內雖問其病可

也者是也。以朽腐之木糞土之槁，喻其志氣之不精銳，無受慈誨教導之地。以雕坊喻無所施慈誨也。所謂何誅者，謂不足誅焉。深誅之辭也。亦是見孔子之大慈，甚深可謂世之大師也。予嘗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毅，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於安則為之，由是觀之，予者懶惰懈怠之人也。他論禮樂非和樂之意，要在期已久矣。一句故孔子不論禮樂，直發藥以衣夫錦，食夫新穀，於汝安乎，於是病

志已露曰：安，一箇安字，乃是出於懶惰懈怠，因知非由內外兩感，盡居于內寢矣。

伊訓元祀

先生曰：成湯既克夏放，桀於南巢即位於西亳者，乙未年也。是為湯王元年，治天十三歲。以丁未崩，長子太丁先歿矣。二子外丙立，治天僅二歲。以己酉崩。三子仲壬即位，亦僅四歲。以癸丑崩。太甲以甲寅即位，太丁之子，而湯之適長孫也。受仲壬之位，因服其喪即位。之冬十二月，伊尹攝祠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任

以聽事於冢宰於是伊尹明演說烈祖之盛德以
訓嗣王三太甲已服喪顛夷湯之典刑毛公問
典刑底事答曰余亦未聞伊訓云三風十愆疑此
事也三風者何曰巫風淫風亂風是也十愆者何
恒舞于宮酣飲于室殉于貨殉于色恒于遊恒于
畋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是也伊尹曰聖
謨洋之嘉言孔彰者而所謂典刑乎伊尹丁寧告
戒嗣王不惠庸固念聞諫者數矣王未克變欲敗度
縱敗禮伊尹曰茲乃不義習其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以待其悔非改過矣太甲

悔過自艾於桐宮處仁遷義聽伊尹之訓已惟三
祀十又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之復歸于亳而復
其政矣然則三年喪者三十七月乎曰否蔡氏註
惟三祀十二月云太甲終喪明年心朔也因知喪
期同於周也周制如何曰大約喪十又三月去凶
後吉於是練是乃元祀寅十二月練時也已是十
又二月謂之十又三月者何曰加前年丑十二月
也又十二箇月而禫者二十五日祭名也三年
之喪於是終故云三祀十又二月者終喪明年也
問余閣細鑿心史編年以太甲元年為戊申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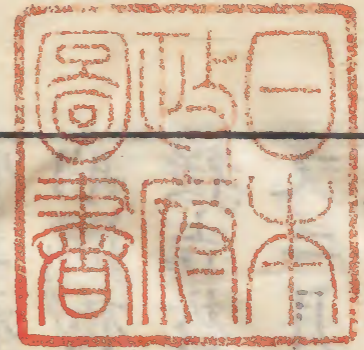
信辨夢士

世

作新抄

冊

甲寅者何曰為戊申者從孔氏之太甲嗣湯王之
說也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孟子有明文予今取
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太甲', '仲壬', and '孟子']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